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乡村初冬

聂



初冬,是季节递嬗的温柔转场,是乡土岁月里最温润的留白。它没有深秋的萧瑟,也无隆冬的凛冽,只以一种平和的姿态,将乡村裹进淡淡的暖意与清宁里。

晨雾是乡村初冬的序曲。天刚蒙蒙亮,雾便从田埂间、河湾里漫出来,像一层薄薄的牛乳,轻柔地覆盖了村庄。远处的房屋只露出黛瓦的轮廓,烟囱里冒出的炊烟与雾霭缠在一起,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,袅袅娜娜地飘向天际。田埂上的枯草挂着细碎的霜花,雾沾在脸上,带着一丝微凉的湿润,吸进肺里,却清冽得让人精神一振。村口的老槐树褪去了浓绿,枝桠在雾中伸展,像一幅淡墨勾勒的写意画,朦胧中透着几分苍劲。

踏着晨雾漫步乡间,脚下的泥土松软而坚实。秋收后的田野褪去金黄,露出赭褐色的底色,空旷却不荒凉。裸露的田垄线条分明,像大地的皱纹,藏着一整年的耕耘与收获。偶尔能看到几株倔强的野草,顶着枯黄的叶片,在寒风中轻轻摇曳,却依旧透着不屈的生机。田埂边,被收割后的玉米茬整齐地排列着,顶端还带着干枯的玉米须,风一吹,发出细碎的沙沙声,像是在诉说着丰收的往事。几只麻雀落在田垄上,啄食着遗漏的谷粒,见人走近,便扑棱棱飞起,落在不远处的树枝上,叽叽喳喳地叫着,为这宁静的清晨添了几分灵动。

村边的小河也换了模样。水流放缓了脚步,清澈见底,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和摇曳的水草。河面偶尔泛起一层薄薄的水汽,像一层透明的纱。岸边的芦苇荡褪去翠绿变成浅黄,细长的苇穗在风中轻轻飘荡,偶尔有白色的芦花脱落,随风起舞,落在水面上,顺着水流缓缓漂远。几位老人拿着鱼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,鱼竿静立,人影倒映在水中,构成一幅悠然的垂钓图。他们不急不躁,仿佛与这初冬的河水融为一体,享受着这份难得的静谧。

乡村的午后,阳光变得格外温柔。它

初冬的午后,风冷飏飏地吹,院子里的枯叶又多了些。冬日时光短暂,做不了多少事,何况今天又是周末,我起得迟,便约了闺蜜阿玲到小院里煮茶。

我从储物间里翻出几年前买来的陶炉,往炉膛里塞了几块碎炭。火柴“嚓”的一声点燃起来,火苗缓缓地舔舐着壶底。不久,细弱的“滋滋”声响起,我蹲在炉边拨炭。此时,闺蜜阿玲如约而至,她穿着一件紫色的大衣,丸子头显得十分温柔。她手里攥着半块陈皮,“加点进去,一两陈皮一两金,煮茶时放点进去,对身子好……”

水渐渐地翻滚起来,“咕嘟咕嘟”地顶着壶盖,蒸汽里裹着陈皮的香味儿飘了出来。我抓了撮红茶投进去,茶叶刚碰到沸水就舒展开来。

“急什么,老茶要焖才入味。”阿玲深谙茶道,伸手按住我要倾壶的手。阿玲是个特别会生活的人,无论生活如何对待她,她总是能不急不躁地过好每一天。那些年的她经历了创业失败、丈夫背叛,可我每次见到她时,她依旧大大咧咧,笑得没心没肺,总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想起二十多年前到杭州,那时她欠债落魄,孤身一人外出打拼,我到她租的小阁楼里去看她,我们用小电炉煮茶喝,聊到天亮……

焖了三刻钟,阿玲才点头示意我可以倒茶。琥珀色的茶汤顺着漏勺滴落,在碗底积成小小的漩涡,陈皮与茶香交织,沁人心脾。我刚想端起茶盏,就被烫得缩

不再像夏日那般炽热,而是懒洋洋地洒下来,给屋顶、墙壁、田野都镀上了一层暖黄的光晕。农家小院里,晾晒着刚洗好的衣物,在阳光下微微晃动,散发着皂角的清香。墙角的腊梅已经冒出了小小的花苞,青绿色的花萼包裹着嫩黄的花瓣,透着一股含蓄的生机。猫儿蜷在门槛边,眯着眼睛晒太阳,尾巴偶尔轻轻扫动一下;狗儿趴在院子中央,伸长了四肢,一副惬意满足的模样。

农闲时节的乡亲们,也自有一番忙碌。院子里,大妈们围坐在一起,手里拿着针线,纳着厚厚的棉鞋。黑布鞋面、白底千层底,银针在她们手中翻飞,线绳穿梭,偶尔低声说笑几句,声音温和而亲切。墙角下,大爷们坐在小马扎上,抽着旱烟,聊着今年的收成和来年的打算,烟雾袅袅,话语间满是对生活的踏实期盼。有人在整理过冬的柴火,码得整整齐齐的柴堆,散发着木头的清香;有人在腌制成菜,大缸里的白菜、萝卜浸在盐水里,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,腌出了日子的咸香。

暮色四合时,雾又悄悄浓了起来。村庄里升起了袅袅炊烟,饭菜的香气从各家各户飘出来,混合着柴草的味道,格外诱人。放学归来的孩子在巷子里追逐打闹,笑声清脆,打破了黄昏的宁静。家家户户的灯光次第亮起,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,洒在小路上,像一串串温暖的灯笼。

乡村的初冬,没有繁华的喧嚣,只有岁月的静好。它藏在晨雾的朦胧里,躲在午后的暖阳中,融在乡亲们的笑语间,浸在饭菜的香气里。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透着踏实,每一缕空气都带着清新,每一个身影都满含质朴。

沉浸在这初冬的乡村里,让人忘了尘世的浮躁,只想静静感受这份纯粹与安宁。原来初冬从不是结束,而是一场温柔的沉淀——大地在积蓄力量,草木在孕育生机,乡亲们在酝酿希望。待到来年春日,这份宁静与沉淀,终将绽放出最热烈的美好。

回手,阿玲在旁边笑:“急什么?好茶都在碗里温着呢,又跑不了……”

我喜欢阿玲的性格,遇事从容不迫。如今,她早已还清了债务,也另外成了家,有儿有女,日子过得滋润。那张历经风霜的脸,虽年过半百,眼角细纹中却溢满幸福,依旧美丽。

正聊着,传来兰姐的声音,她手里拿了几个刚出锅的小香薯递给我们,“闻着茶香就来了,知道你俩又在煮茶……”我赶紧招呼她来坐下,斟了一盏茶,她毫不客气地坐下就端起茶盏,边喝边眯起眼,“还是这老陶炉煮的茶有味道。”兰姐住在我家隔壁,与老伴几年前退休,六十岁不到,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她喜欢自己在院子里种菜,特别注重养生,常说年轻时谁都会有不顺心的时候,现在回头一想,很多担心焦虑都是徒劳,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。现在每天看着自己种的菜特别有成就感,吃着也安心。

俗话说“住要好邻,嬉要好伴”,我与阿玲的煮茶局有了兰姐的加入,养生、保健、心态等话题就更多了,聊得也更起劲。

炭炉里的火依旧燃烧,壶里“咕嘟”声慢慢地,如同老人的絮语。我看着碗里的茶,叶子沉在碗底,宛如此时沉淀下来的日子,不慌不忙地铺展着。

原来,“慢煮光阴”和水要等烧开、茶要等焖透是一样的道理。与三两好友围炉品茗,听水声,闻茶香,将人间岁月过得如茶汤般,初尝微涩,再品回甘。



又是一年银杏黄

谢正义

初冬时节,大自然宛如一位从容的画师,以最温柔的笔触,为岁末点染出一片动人的景致。而在这幅静谧的画卷中,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纷纷扬扬、如金似梦的银杏叶。

随着第一阵寒风轻拂,银杏叶仿佛听见冬日的低唤,悄然展开生命中最后一场舞蹈。一片片叶子,形如小扇,又似金蝶,在枝头与风中共舞,轻盈而飘逸。阳光透过日渐疏朗的树冠,为它们镀上一层朦胧的光晕。每一片叶子,似乎都蕴藏着一个从春到冬的故事。萌芽时的青涩,盛夏时的繁茂,终于在这一季,以最绚烂的姿态告别枝头。

满树的银杏叶,黄得那样纯粹、那样饱满。它们簇拥在一起,如同一团团安静的火焰,无声地燃烧着生命最后的热情。风起时,枝叶沙沙作响,如低语,如吟唱。偶尔几片叶子悄然离枝,旋舞而下,轻轻落地,像是大自然特意为大地铺就的金色地毯。行走其上,脚步间沙沙声清脆入耳,仿佛与季节轻声对话。

自古以来,银杏叶落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。梅尧臣以“鸭脚半熟色犹青”摹其形,李清照则以“玉骨冰肌未肯枯”赞其质,寥寥数语,道尽了银杏的高洁与坚韧。在古人眼中,落叶不仅意味着一季的终结,更承载着千般情思与对生命的领悟。

而今,每到这个时节,依然有许多人走出家门,赴这一场金色的约会。公园里、街角边,总有人驻足凝望。孩子们拾起落叶细细端详,年轻人举起手机定格光影,老人则静坐长椅,目光随落叶飘远,似有所悟。

银杏用一树金黄提醒我们:自然之中,常藏着被忽略的诗意。生活的奔忙、世事的纷杂,常常让我们忘了驻足停留。而当你静立于银杏树下,看落叶如金雨洒落,会忽然发觉,原来美,一直就在身边。它以最朴素的方式,抚慰倦意,安放心情。

初冬的银杏叶落,是一场静美的告别,也似一次庄严的序曲。它们以飘零诠释生命的循环,以金色点亮岁月的回忆。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来自自然的感动,更从容地走向此后每一个日子,无论晨光,或是霜雪。

慢煮光阴

郑帆

